

福州梁敬舛先生撰

勸戒錄

第十集

袁思亮題



勸戒錄十集序

福州梁敬叔先生所著勸戒錄。

惟寅
祐卿

所見者凡九集。其第十集。則陳君豫生所藏。寄由

張總長遠伯公以見貽者也。其書大抵紀善惡吉凶事類。本之聞見。平實可信。無浮夸怪

誕不經之談。文詞簡明易通曉。閱之使人油然生樂善之心。懷然懷蹈惡之愆。乃思有以

廣其傳。於是

祐卿

任句讀校讐。惟寅任募資付印。每一集成。即郵寄海內知好。分餉閱

者。歷時將及一載。而十集告成。自一集至五集。初印二千冊。求者多。不足應。則始自第六

集。增印爲四千冊。前五集亦補印二千冊。都四千冊。凡用銀幣五千餘元。募人才四之一。

所負責多矣。是不能不有望於

當世大君子之卒有以惠我。以藏此功也。嗟呼。禍變至今日。蓋已極矣。聚天下豪傑學者。

奔走呼號。以求弭一日之亂。亂不可弭。且加甚焉。

惟寅
祐卿

草野一細民耳。乃欲假區區數

千部福善禍淫之陳言。冀以挽人心而回劫運。可謂不自量者哉。雖然。是區區者。散布於國中。千百萬人得而讀者十人。信者三而疑者七。而吾力固已及乎三人矣。三人者。復推闡而發揚之。以及於十數百人。其或有同吾之志。而其力十倍百倍於吾者。又益景仰而流布之。其所及之廣博。亦必有十倍百倍於吾者。積之也久。漸之也深。使人人養其慈祥愷悌之心。而戢其酷毒恣睢之氣。其於勝殘去殺之道。不無小補乎。此則惟寅所爲印是書之本旨。而日夜禱祀以求者也。

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孟春

桂陽周惟寅

海陵程祐卿



勸戒錄第十集目錄

卷一

江陰季封翁

徐太夫人

徐節婦

飯肆獲報

高氏世德

嘉興李生

光緒辛巳山陰雷

光緒癸未山陰雷

鐵算盤

某方伯

扛米

鬼鐙

遺米化珠

瘞蠹

臂癢

善化令

雷劈巖

任烈女

某令

新堤婦

油炸鬼

劉氏女

僕自殺

貫筑高青書先生宦游紀

于菰吏

掘藏

神記善惡

長樂鄭氏

光緒乙酉浙江大因果

舒端甫太守述先德二則

董茂才

辭館平反

放生須擇地

蔡位三目覩二則

裘軍門

淫報

侍郎遇虎

茅經魁晚發

卷二

龔方伯

科名有定

安頭目

食唾

崇明訟師

龔氏兄弟

封翁感夢子孫爲善

光緒十一年報冤鬼

有嗣絕嗣

排解獲報

節母休徵

貢友吞財

兩敗具傷

盛德獲報

貪酷宜戒

絕嗣

孝友速報

以色列色

占產報

盜犯口供

悔逆

救女得兒

孝女

賑捐

丐救犬

光緒乙酉冬火災

王傭

至誠感神

否極來泰

袁封翁

黃耀圖

陳七

袁明府斷大風吹女子案

烹魚雅趣

某統帥

馬元方

某縣令

浙江某諸生

胡五先生

徐清惠公

黃氏世澤

抱玉出火

鼓鐘於宮聲聞於外

主僕倒置

噬臍孽報

殺奸奇慘

口孽焚死

妾舐腕

道光末奇聞

讓產可風

江夏陳氏先德

附近聞因果

某醫

湯羊李

田統帶

前生鬼索命

陳壽墀

伍幼樵

張封翁

某君

放生獲佑

悍妾

勸戒錄第十集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江陰季封翁

季佑申運副之曾祖晴郊公。以乾隆甲寅舉人。與家大人同年相識。三屆都中會試。常相過從。公於嘉慶辛酉大挑分發直隸。己巳補鉅鹿令。時有奸民煽衆斂財粟。地方傳教匪滋事。督臣飛章入告。及詔命重臣查辦。公已將要匪按名捕獲。解訊途達上游所遣吏。遂授之。當獲犯時。搜得名冊二本。細爲體訪。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爲歛錢計。並無謀叛實跡。不得以青蓮白蓮等邪教比。閱名冊共三千數百戶。而紳富居半。公至郡。見太守曰。此等人實非教匪。多係良民。一時無知。惑於禍福之說。互相往還。冊上即列其名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接戶拏問。縱得原情釋放。而三千數百家破矣。意欲焚其名冊。祇辦爲首者數人。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必獲大咎。不止褫職。盍再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已獲罪。而能保全數千戶。何憚而不爲。太守領之。公還即舉名冊投之火。星使至。索名冊。公遽對曰。某查明冊列者俱良民。留之

多株累已焚之矣。星使怒。而當日上游所遣之員。復自以獲犯爲功。而不爲公列名。遂被誣劾。坐本官不與名同捕。褫公職。戍烏魯木齊數年。公竟卒戍所。鳴圖壁巡檢馬君曾裕集資屬松江徐某護櫬以還。後公子文敏公以道光壬辰會試一甲三名及第。累官閩浙總督。孫亦早歲入翰林。至今科第克繼。簪纓不絕。易云積善餘慶。信然。公於赴閩督任。路過武林。敘及世誼。予叩此事不誣也。按此與吾鄉廖太翁焚洋盜冊相倣。而天各報以鼎甲。兩相映也。

徐太夫人

舉此可以類推

山陰徐封翁階家貧甚。由吏員出爲縣尉。日視獄囚問疾苦。戒獄卒等勿虐使之。遇貧不能食者。出廉俸相濟。躬自節儉。居官三十年。公服外無綢。翁歿夫人汪氏。一秉翁訓。勤苦持家。日事紡績。性好施。雖饔飧不繼。而救貧無吝色。嚴冬偶製棉膝襪。著未終日。適一丐婦至。見其跣足。竟解而與之。曰。若行風雪中。宜此禦寒。吾輩終在居室也。其他善事多類此。厥後幼孫秉鈐由縣令洊升知府。曾任晉江縣令。今范志神。麵紙包上猶載出示等語。歷任山西平陽潞安等府。夫人迭膺封誥。恭遇覃恩。晉封二品夫人。壽至一百一歲。無疾而終。奉旨建百歲坊。欽賜貞壽之門額。曾孫青照以嘉

慶已卯舉人道光壬午會魁。由司馬州牧升任太守。任廣東瓊州安廉徽州江簡放廬鳳穎道蘇松江甯鎮江等知府光照亦已卯舉人。出爲湖北司馬。大勳久照俱以縣令州牧晉秩太守。後代管纓不絕。食餽廩。列庠序者甚夥。稱書香世守焉。

徐節婦

徐節婦。儀徵。繇商李漢西封翁之少女也。年十六。適山陰徐子瑜太學。時太學英年富學。文章器識。咸以遠到期之。嗣因祖墓風水。爲人覬覦。盜葬兩年中。本支丁口。凡賢而多才。與幼而岐嶷者。傷三十餘人。太學與焉。節婦時年二十。哭而誓曰。翁老子幼。一死不足以塞責。殉夫易。撫孤難。予當爲其難者。寓居皖南之宣城縣。值粵逆攻圍。移鄉避難。逾年。翁以暮景流離。驚鬱致疾。節婦日夜侍奉。禱天願以身代。未幾翁歿。雖患難中喪殯如禮。以他鄉無親族可靠。遂攜子女徒步回浙。中途屢過賊營。而賊若弗見也者。是亦奇矣。所尤異者。咸豐壬戌三月二十一日。賊隊至錢清之東塘。肆行劫掠。俗謂之打先風節婦令子從族人先避。己仍挈女而行。半里許。賊前鋒踵至。不及遠逃。遂於路側薶葬墳內竄伏。俗謂之草掘墳少頃。四面皆賊。無路可行。念

墓側亦非樂土。終必不免。因掣所佩繡剪。跪而祝曰。我命合休。則請以此畢命。若猶得撫孤兒成立也。則天速降大雨。以阻賊巡邏之行。時午日當中。天無纖翳。祝畢。陰雲四合。掣電轟雷。大雨傾盆。自午至酉。無少間。既夜。天晴。賊果以泥濘不出。天初明。竟拔營去。其子與族人永明踪跡至。聞草墳內窸窣有聲。尋而視之。得相遇焉。甲申歲。余延其子蓉生茂才爲西席。見其心性誠篤。氣概昂藏。決其非長貧者。知天之所以報節婦。正未有艾。親爲余述其太夫人事如此。故亟錄之。

飯肆獲報

浙人某生性極仁厚。娶妻伉儷尤篤。當紅巾陷城。其妻被擄。生亦逃避。賊退。探訪無蹤。歸家獨處。誓必尋得。不再娶。聞鄰邑賊遺婦女甚多。急往查探。遍行村落。仍無有也。寓於逆旅。朝出暮歸。資斧告罄。店主人甚敬愛之。勸作徐圖。店前向設飯肆。遂留其經理。生姑安之。實主人有女及笄。欲妻生而未出口也。一日有鄉人入肆。飯畢。匆匆去。遺一囊於几上。生見纍纍重。若有物代收之。少頃。其人復至。意甚倉皇。生審知爲失物者。呼而與之。鄉人感謝不盡。謂生曰。實告君。

前村有婦女數人。任人買贖。某無妻。已看定一婦。價五十金。約定今日交銀。不意在此遺失。幸蒙見還。此婦卽君之賜也。明日合卺之吉。姑借喜筵。聊酬大德。并邀店主人同來。生許之。次日偕店主人往賀。新人尙未入門。云已駕舟往迓矣。無何一舟抵岸。婦女數輩扶新人登陸。生在傍窺視。卽其妻也。一痛而暈。新人亦泣倒於地。衆皆愕然。灌救移時始蘇。詢之以實。告莫不歎。有勸鄉人出貲令生另娶者。有勸生歸還聘資攜婦歸者。衆論紛然。生於邑莫能對。店主人出。謂鄉人曰。子之金旣失。爲某先生所得。以某先生之金。贖某先生之婦。天賜也。惟酒筵等費。欲取償於某先生。實亦力有未逮。且使子人財兩空。殊難爲情。予有一善處之法。未知可行否。衆人曰。願聞其說。店主人曰。予有女年及笄矣。貌亦不惡。今以新人歸某先生。以窮患代新人。仍不誤今日之吉期。何如。衆俱稱善。鄉人大喜。遂駕舟與店主人同往。妝女而至。行交拜之禮焉。另館生於他室。越日同歸。以感店主人恩。生妻拜爲寄女。不時歸甯。待奉過於所生。往來鄉人家。如姻婭。店主人年逾八十。精神日健。三子均能讀書。入泮食餼。孫多人。現已有出應童子試者。家業蒸蒸日上。天報善人。洵不爽也。

高氏世德

仁和高梅溪封翁。去積其先世居越中。至翁家漸中落。棄儒而賈。至杭州雙陳衛止焉。鄰有無賴子。以其非土著也。遇之多無狀。翁輒不與校。人呼爲高佛兒。數年積資巨萬。年八十而卒。長

胸襟甚大。君伯陽明經。性尤樂善。先是省垣故無善堂。鰥寡孤獨之無告者。流離載道。明經盡捐其資產。爲邑人倡。於城北購隙地數十畝。締造屋宇。俾老疾婦穉得所教養。大吏嘉之。上其事於朝。欽賜匾額。名曰普濟堂。今武林門內。雙獅猗然者是也。是年封翁長孫鳳照登賢書。次孫月槎中翰。鳳臺芝檢徵君。鳳壩皆慷慨好施。有祖父風。徵君陰德尤夥。家人多不及知。其最著者。則爲置義地數百畝。掩骼埋骸。至四萬餘具。名曰存仁場。學使萬公青藜爲作記美其事。杭人呼爲高善人。庚申粵匪寇浙。徵君已歿。子古民觀察錫恩先期奉母避越中。得無恙。城陷後。有導匪

掩骼埋此處較普通義塚功尤大

往高氏者。匪問誰氏。曰高善人家也。匪曰人以善。名犯之不祥。卒不往。亂平。四隣皆成焦土。惟高氏屋獨存。人咸以爲積善之報。至今其家子弟服御樸素。語言木訥。畢生不識樗蒲具爲何物。烟霞癖爲何事。其興正未有艾也。

嘉興李生

道光辛卯。浙江鄉試。頭場陶字十七號。嘉興李生某。三藝脫稿後。挑燈朗誦。意興方酣。忽冷風驟至。燈暗如豆。一少婦淡粧縞袂。奉簾而入。向生諦視曰。吾尋汝久矣。生不覺失聲曰。麗卿饒我。旣而揚塵舞蹈。口中嚶嚶。不可辨。細審是中州口音。比曉。監軍往稟號官。號官至。見其兩手作格鬥狀。指尖皆赤。若塗硃。旋大噉曰。爾其奈我何。號官取其卷視之。慙不已。遂喚青衣二人扶生出。甫至頭門。生直前向人叢奪取一眼鏡。拋而碎之。拍手太笑曰。好了好了。衆詢知其病狂也。姑勿與校。而生則殊已了了。向其同廡接考者。相勞如故。歸寓衆環集詢狀。生曰。始見女入。殊昧平生。但見女教余取佩刀自刺。又教余解帶自經。皆爲余祖奪去。謂余曰。此案殊未了。汝記取明日卯初。關聖行香過此。汝即出號求救。或有濟也。次日天旣曙。忽聞空中細樂嘹唳。呼殿雜然。遙望果見帝君御輿而來。余即出伏地哀求。帝君左顧一吏。命檢舊案。吏於篋中取黃冊。反覆良久。跪奏曰。此三世以前事也。帝君索冊閱畢。復命取善惡簿閱之。謂曰。此事彼自理直。且沈冤可憫。余亦無可究詰。但事已隔世。汝今生旣無罪惡。全汝一命可也。以後遇春

秋祭祀。必誠必敬。卽此一念。可以勸孝。卽硃筆徧塗指尖。囑曰。汝歸號。可以此磨之。使去矣。然彼憤固未洩。須記出場時。頭門外。向人搶一眼鏡。拋之。可免。囑畢。命駕而去。余歸號。見女正在尋覓。瞥見余柳眉斜豎。直前相撲。余格以手。女逡巡卻立。切齒曰。負心漢。汝倚此神通。余遂舍汝耶。恨恨而去。余出至頭門。有青面猙獰。披髮持械者數十人。分布兩行。舉刃亂刺。余急取眼鏡擲之。則霹靂一聲。羣魔俱杳矣。於是命人往市牲帛。至照牆臺酬祀而歸。是後某生亦不復再赴科場云。

光緒辛巳山陰雷

某翁山陰余渚人。年六十餘。性謹愿。生二子。皆娶婦。向負富家銀洋三十元。以貧故。久莫償。又以其息太重。思另貸以準之。適有友作貿易得利。向述其故。友慨然借之。翁立券。持洋歸。爲兩媳所窺。疑翁私蓄。乃竊而瓜分焉。次日翁與富家約期交洋銷券。富家諾之。及期。翁取洋。徧搜不得。恐以富家受給。必爲所窘。又念一欸未清。復增一債。負累日重。無以爲生。因服瀉而死。次日將殮。天忽大雨。轟雷一聲。兩媳同時殛死。須臾次媳甦。述儉洋事。致翁自盡云云。言訖復斃。

此光緒辛巳四月間事。

光緒癸未山陰雷

王氏婦年二十餘。夫業農。性頗剛直。伉儷雖篤。而不以婦言是用。生一子。甫九月餘。婦屢欲歸甯。而夫不許。一日早起。夫謂婦曰。我今日出門。歸當晚。好看門戶。勿他往也。婦諾。陰念得間。心中甚喜。早餐畢。抱兒出門。反扃其戶。託鄰右曰。夫或早歸。勿言歸甯。言在鄰家磨麥可也。遂行。相去五六里。少頃抵家。入門起居言笑甚歡。絮談良久辭歸。母爲市瓜果一筐。香糕一包與之。婦乃抱子挈筐。盛暑趨行。頗形累贅。中途得樹陰少憩。顧筐中香糕已失。私計路無行人。或有可覓。乃置兒於地。返身尋覓。數十武外。見有車水漑田者。其母家鄰人也。因問。曾見我香糕包否。曰未也。問此路另有行人否。曰無之。婦復前行。至半里許。訖不可得。念兒在樹下。且懼夫歸。乃復回至樹下。兒已失所在。四顧呼尋。杳無聲息。既悲喪子。益慮夫責。中心徬徨。計無所出。遂自溺。須臾屍抱兒而浮。蓋樹去水不遠。兒以呼母不得。匍匐而入於河也。俄焉雷聲隆隆。電光四掣。霹靂一聲。其車水之鄰人。已背裂而長跪於地。一時觀者如堵。見其未死。爭問之。鄰人曰。

婦香糕落地時。我見之而未與言。婦回問時。我已食之。使我早告以爲人拾去。而絕其望。兒猶不致落水。今則是我置兩人於死也。言訖。昏不知人。夜半而斃。吁。香糕特數十文事耳。而一念之貪。殺人而亦自殺。可畏矣哉。

鐵算盤

江右李某。以貿遷世其家。往來蘇杭間。非一次。蓋老於江湖者。當紅巾燭焰。京口旣失。豫章告危急。脫貨爲還鄉計。風餐水宿。沿路戒嚴。行至常山。途遇少年。鶉衣求載。同舟者咸拒之。李以其孤客無依。獨任其無他。諸客遂安焉。及抵玉山。將易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某承李先生一言。得遂同舟誼。行將分手。少有所學。願一獻技。爲小治具飽諸君可乎。並問所欲。咸曰。是地有某館。其饌首最嘉。得此足矣。時去某館已離數里。蓋嗤其罔而難之也。少年曰。可向所臥艙口喃喃數語。畢。覆被而臥。似無事者。衆促之。曰。諸君何亟亟如是。某館方起餽裹餚。須待其蒸熟。始得飽啖耳。不顧而臥。俄覺被底氣蒸而出。衆有疑者。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李亦疑而撫之。少年起謂曰。我已爲君作東道主人。發衾顧客。則所謂公子彭生紅纓肉。將軍鉄杖白蓮膚者。

已纍纍可飽衆矣。李與諸客咸異之。而叩其術。少年曰。幸不辱命。奚多問爲。匆匆別去。獨約李會以三里外。及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爲贈曰。持此君可高枕而歸。李審視之。則自玉山至李之鄉里。一路雇喚舟車票也。李謝而誥其異。曰。明語君。某係鐵算盤。肘腕之流也。能以術呪人財。不驚橐籥。無異探囊取物。初登舟。思不利於君。旣而諸客見卻。獨蒙君欸留。知君長者。我不敢欺。客之資。某已各分其半。君歸途預定舟車之費。實出於此。毋多遜也。李旣驚且感。因問一路行票。各有數十程。何子能片時致之。曰。我輩取千里物。可以立致。况區區者乎。並告李曰。君此後轉運銀物。可雜置五穀。及公家印花。則可辟此術。否則我輩散處江湖者。正復不少也。遂別而去。李沿途就行出票應付。各皆合契。歸語人曰。盜亦有道。若鉄算盤者。無愧也。

某方伯

方伯某公。文學優長。徵時曾幕游。各官衙之積習。及胥吏之弊竇。均入暗記之中。自命爲有用才。後登科第。由邑令起家。所至剔奸釐弊。卓有政聲。爲各大僚所欽許。不數年即陳臬開藩。蓋素喜摘私發隱。以迎合當道之意爲能。然其性日近於刻矣。當其在臬任時。與方伯不洽。凡方